

散文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01

漓江

2019中国年度 散文

王剑冰

选编

梁衡《将军几死却永生》 韩小蕙《三位大医女神》 红孩《茫茫河之夜》
 高洪波《我是一条游动的鱼》 刘兆林《去株洲，为秋瑾安魂》 陈崇正《偷书贼》
 徐海铁《那天去做“下放化”》 杨海蒂《隐秘的卫城》
 邢秀玲《特立独行的文字大师薛特》 李青松《怎样握住一颗眼泪》

宋衡《九州通生》
 高洪波《一条游动的鱼》
 徐海铁《那天去做“下放化”》
 邢秀玲《特立独行的文字大师薛特》
 李青松《怎样握住一颗眼泪》
 韩小蕙《三位大医女神》
 刘兆林《去株洲，为秋瑾安魂》
 陈崇正《偷书贼》
 杨海蒂《隐秘的卫城》





2019中国年度 散文

王剑冰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9 中国年度散文 / 王剑冰选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5407-8800-1

I. ① 2… II. ① 王…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79533 号

2019 ZHONGGUO NIANDU SANWEN

2019 中国年度散文

王剑冰 选编

出版人: 刘迪才

责任编辑: 孙精精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张璐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 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微信公众号: lijiangpress

印制: 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安平镇二街 邮编: 065402]

开本: 690mm×1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77 千字

版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8800-1

定价: 45.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 | |
|-----------------|-----|
| 001 / 将军几死却永生 | 梁 衡 |
| 008 / “哥德巴赫”记忆 | 周 明 |
| 018 / 三位大医女神 | 韩小蕙 |
| 029 / 伊人宛在水之湄 | 王充闾 |
| 035 / 与母亲相约 | 彭 程 |
| 040 / 印加帝国陨落的隐喻 | 陆春祥 |
| 051 / 沱沱河之夜 | 红 孩 |
| 058 / 普明寺赏梅图 | 杨 方 |
| 070 / 每逢暮雨倍思卿 | 李一鸣 |
| 076 / 我是一条洄游的鱼 | 高洪波 |
| 083 / 沧浪旧话（外一篇） | 鲍 坚 |
| 091 / 生命秘约 | 王兆胜 |
| 100 / 屠岸温润亦刚强 | 阎 纲 |
| 109 / 沁源绿 | 杨晓升 |
| 118 / 去株洲，为秋瑾安魂 | 刘兆林 |
| 123 / 三角洲 | 何立伟 |
| 128 / 父亲的草原情怀 | 尹汉胤 |

- 132 / 高峡平湖 王 彬
- 136 / 格桑花姿姿势势 刘 琼
- 143 / 大提琴手 肖复兴
- 151 / 击溃围墙的杏花 蒋 蓝
- 155 / 这条河还有吗? 任芙康
- 161 / 那天去做“下放佬” 徐南铁
- 169 / 房客田老蔫 张映勤
- 175 / 隐匿的王城 杨海蒂
- 182 / 寻找一本书 董兆林
- 190 / 此岸或彼岸 吴佳骏
- 201 / 一曲悲壮的天歌——丁玲与大翔凤胡同3号院 赵晏彪
- 209 / 汤泡馍 张宗涛
- 215 / 偷书贼 陈崇正
- 222 / 小街叙事 宁 雨
- 230 / 汉字二题 张金凤
- 237 / 小镇姑娘 冻凤秋
- 247 / 解词与造句 汗 漫
- 253 / 月寨之上 林筱聆
- 262 / 在抚河身边 王晓莉
- 266 / 青丝华发藏岁月 叶剑秀
- 271 / 特立独行的文学大师萨特 邢秀玲

279 / 澧河之醉	黎 筠
284 / 与鸟为邻	刘亚荣
293 / 流动的社区	徐枝扬
301 / 怎样握住一颗眼泪	李青松

311 / 编后记

将军几死却永生

梁 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共和国的由来有多块奠基石，其中之一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诚如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所说：“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团结御敌，同仇敌忾。国军方面牺牲之最高将领为张自忠将军，八路军方面为代参谋长左权将军。他们所代表的无数先烈用热血凝铸了共和国的基石。

但是，张自忠将军受国人的尊重和纪念还有更深的一层背景。他是一个人格受辱，曾被误为汉奸，几乎被舆论的唾沫星子淹没的人。然而他决然以死洗身，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第一次知道张自忠将军这个名字，是 56 年前考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就坐落在张自忠路上。想不到 50 多年后我有事经过湖北宜城，这里竟是他 1940 年的战死之地。2015 年 9 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宜城在当年的旧战场处修建了巨大纪念碑，从山脚至山顶铺 1200 余级步道。步道中段留出一段原始地貌，约 30 平方米，为将军牺牲之地。内有 7 块坚石，一片绿草，一丛怒放之杜鹃花。激战之后在这里发现了他的遗体。时将军身受 8 处伤，有枪伤、炮弹炸伤、刺刀伤，可见搏斗之惨烈。一上将级战地最高指挥官这样

慷慨赴死于刀丛弹雨之中，实为现代战争中所罕见。将军的热血浸透了身下的土地。后来这个地方就名“血窝”，作特别保留。现在每一个从血窝旁走过的人都会驻足致敬，流下热泪。

将军出身行伍，其成名是1933年长城抗战，以大刀杀敌。其时中日之国力、军力甚为悬殊。我军还使用冷兵器，每人背大刀一把，只能靠夜战、近战，摸入敌营。一曲《大刀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和战两难、进退维谷的状态下，上面命他留在北平，任北平市市长与敌虚与委蛇。他明知这是一件要背黑锅的事，为挽大局只好委曲受命。送行时，他对南撤的战友说，以后诸君是民族英雄，我怕要被骂为汉奸了。果然民情汹汹，一片喊骂。后日寇野心膨胀，残局已无法维持，他逃出北平，过济南，群众在站台上围攻喊骂，高呼打倒汉奸，他都无法下车。后转道青岛，到南京述职，反接到蒋介石的一纸处分令，这更坐实了他应对平津败局负责。其实，抗战初期我方研判失误，一不战而失东北；二稍战即退出平津热河，国土沦丧。这本是应由最高当局负责的，而骂名却不公正地落在了他的头上。敌犯土失，官责民斥，有口莫辩，其内心之煎熬可想而知。他明白，如不能洗污，将成秦桧。誓以死明志。

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抗敌，处事有节。国共合作，常有摩擦，张部却从未有此事。1939年1月上面下达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两名红色名记者安娥、史沫特莱正在他的防区。将军毫不刁难，立派人牵马将她们送至新四军李先念防区。他的干训团有进步教员讲社会发展史，团长说是通共，将人捆绑，他立令释放。西北军另一悍将庞炳勋与张同是冯玉祥的部下，兄弟多年，但中原大战庞叛冯投蒋，并突袭张的师部，欲置其死，张逃得一命。从此两人结下怨仇。抗战中，冤家路窄，张、庞又同在五战区。临沂战事，庞被日军围困，危在旦夕。李宗仁时帐下无人，急召张自忠说：“我知你们有旧怨，但那是打内战时的私仇。今庞在前方浴血，是为国难。望你受点委屈，捐弃前嫌，急救之。”张二话没说，带队驰援。出生入死，如赵子龙七进七出，两救庞于临

沂，击败号称铁军的日板垣师团，板垣羞极，几欲自杀。张部也因此损失 5000 多人。蒋介石大受感动，亲致电嘉勉，并撤销了对他因“七七事变”失守北平的处分。

将军一向治军极严。临沂之战最激烈时，一营长逃阵，立即枪毙；一旅长进攻不力，阵前撤职。他有这样一个绰号：“扒皮将军。”他经常训诫部下要遵守军纪，爱护百姓。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看我不扒了你的皮！”这让我想起 30 多年前看到的一则旧事。张带军驻扎某地，借宿民房。一军官强奸民女，第二天被指认出来，立判枪毙。此人是一员猛将，战功无数，对此事也供认不讳，只求暂留一命，让他明天死在杀敌的战场上。众将也为之求情。张不许，只是吩咐去买一副好棺材。事有蹊跷，这个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被枪决入棺，因未至要害，人醒过来后又翻棺而出，不但没有逃走反回来向他报到，并要求杀敌而后死。张仍不许，二次枪毙。在襄阳我还听到另一故事，20 世纪 70 年代有一跟随张的抗日老兵退伍在襄。一日，被驻军请去干活，正遇上新兵训练。此老兵不由得梦回沙场，上前接枪示范，白发皓眉，雄姿勃发，吼声震天。全场为之震惊。可见张将军的治军之风。

将军待民以亲，待下以慈，持己则严。虽是战时，他仍不忘民生。襄阳著名的秦代水利工程白起渠年久失修，他就向当时已流亡到恩施的湖北省政府打报告，倡议修复，并亲率士兵挖渠。他常说军队离不开老百姓，抗战胜利全赖民资助，每驻一地，即筹划生产，公平贸易。这一点很像左宗棠，虽在行伍，却有政经胸怀。他的部队开饭前先唱《吃饭歌》，歌词大意是：“这些饭食人民给，救国救民我天职。”逢节日时常有座谈联欢，对 60 岁以上的老人亲送礼品一件。一次宿劫后山村，见百姓极苦，就吩咐军需官每户发洋 10 元。一老妪感激下跪，他急搀起说：“是该我们当兵的给您下跪，我们没有保护好老百姓。”

他爱兵如子。每宿营，兵无食，他必不食。伤员出院归队，必亲自一一验伤，凡子弹从身前穿入者，即大声点名，让其站前排，彰其英勇。伤者无不感无上光荣，人人争先恐后。临沂战役，跟随他多年的冉营长负重伤，自知难保，

留下遗言。一是望司令见其遗体一面，二是勿告家属，三是墓上立一小碑。张抱尸痛哭，亲写碑文，后将遗属接到部队说：“再营长为国牺牲，死得有价值。今天我张自忠还在，说不定哪一天也会死在抗日战场上。这是一个军人在国难当头时的责任。今后，有我张自忠的一天，就有你们母子的一天。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由我负责。以后我的家属在哪里，就送你们去哪里，与我的家眷在一块儿。”而他严于律己，为当时高官所罕见。一次指挥部转移新地，荒村破舍。副官调几名战士打扫卫生，他批评说：“士兵是国家的士兵，不是我张自忠的奴仆。他们保卫国家，战死沙场是本分，但没有给我打扫卫生的义务。弟兄们行军已走得很累，你让他们累上加累，很不应该。”

他历充要职，却持身极俭。他的参谋长张克侠（共产党员）回忆他：“如偶有过人享受，辄有不安之意……公歿后，余回部，过其所居，见报纸糊壁，敝席悬门，其刻苦奉公之状如在目前，不禁泣下。”1940年3月文人梁实秋到前线慰问，遍访9个战区，张的司令部最为简陋。他留下这样一段文字：“张将军司令部固然简单，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他见了我们只是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他招待我们一餐永不能忘的饭食。四碗菜，一只火锅。菜以青菜豆腐为主，火锅是豆腐青菜为主……我看得出来，这是他在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大概高级将领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将军者实不多见。”长官如师如父，可见一支军队之炼成，首先是长官人格意志之造就。张自忠将军带出来的这支军队，后来在淮海战场上由张克侠、何基沣两将军带领起义，投向人民的怀抱。

自从大刀抗战之后，将军又有几次痛快的杀敌。1937年底他辗转回到自己的部队，失声痛哭，言今日回来乃为杀敌报国，共寻死所，部下皆泣不成声，誓死赴难。他重新出山后一战淝水，二战临沂，皆建奇功。不到一年，除撤销处分外，连获晋升。由军长而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他说别人都可以打败仗，唯有我张自忠不能打败仗。1939年5月日寇进犯襄阳。张率部在襄河东岸指挥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毙伤敌900余，更重要的是缴获了

敌人准备大规模渡河的舟船辘重。其中竟有张学良放弃东北，日军借其兵工厂生产的折叠船。可见当年不放一弹而失东北之恶果。张立令全部烧毁。此役虽小却粉碎了敌突破汉水，攻占襄阳、宜城之企图。其时将军拔剑独立汉、襄两水之间，一如当年屹立长城。

岳飞有名言，只要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国就不会亡。文天祥在《指南录》中谈到他于国难中不知几死。纵观张自忠将军之精神，就是抱定武人必为国赴死的信念。自敌寇压境，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就是：“死。”一个人只要拼得一死，总能干成一件事，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他每见长官必言死，战前他致电蒋介石：“职现亲率两团渡河，攻击北窜之敌，如任务不能达到，决一死以报钧座。”他去重庆述职，行前别老上司冯玉祥，突然下跪。冯忙拉住说：“这是干什么？”他答：“蒙先生栽培，终生难忘。此去我死也死个样子，决不给先生丢脸！”冯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劝慰。他给部下训话，常说的是：“不惜一切牺牲，阵地就是棺材！”他给亲人（弟弟）写信：“吾自南下作战，濒死者屡矣。濒死而不死，是天留吾身以报国耳……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死而已。”他答记者问：“现在的军人，很简单地讲句话，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中国所以闹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敌，敌寇决不会来犯。我们军人要想洗刷他的罪恶，完成对于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光荣地死！”这是他由一个旧军阀部队的将领，在国难当头时自觉转化为一个爱国将领的心声。他到日本考察，日本人说，你们中国有文德而无武德，女人死节者多，男子捐躯者少。很刺他的心。他说，这一回，我一定要给日本人看一看。每有大战，他即将军务推给副司令，亲上前线督战。正如他言：“濒死者屡矣。”

1940年5月，敌再犯襄阳。他又如以往，从容做好一死报国的准备。会战刚开始，5月1日他即致信59军团以上将校，表示共赴国难：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小兄 张自忠手启

5月4日又给副司令留下遗书：“已决定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奔着我们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开作战会议时，他见一团长未佩手枪，便说：长官上前线一定要带手枪，一为自卫，二为必要时杀身成仁。大家预感不妙，劝他说主将不应冒险到前线去拼命。他说：“不是日本人不怕死，而是中国人当大官的太怕死了。”5月16日遭敌最后包围，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走，唯有我张自忠不可以走。”遂从容指挥将苏联顾问、文职、后勤、伤员等一一安排护送走。然后带少数警卫与敌激战，先是左臂被子弹打穿，后弹片划伤肩、胸、肋多处，此时敌已近身，将军昂然而立，怒目逼视，大呼杀敌，又遭枪击、刀刺，终于殉职。

张自忠将军的牺牲震动国共两党。其遗体被我军拼死抢回，前线将领抚其伤口，放声大哭，10天前将军的遗言犹在耳旁。部下瞻仰遗容，皆泣不成声。前线总部做简单吊唁后入殓，楠木棺内置《孟子》一本，彰其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又置《三民主义》一本，“三民”之第一义即求民族独立，彰其为争民族独立之英雄。灵柩过宜昌，10万人送行，敌机在头顶盘旋，无一慌乱。抵达重庆后，蒋介石以下军政要员在码头迎灵。国民政府先后宣布为其国葬，入祀忠烈祠，改宜城县为自忠县。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1943年将军牺牲三周年之际，周恩来又亲在《新华日报》著文，说每读“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专门去拜望将军在世的老母，表达崇敬之

情。新中国一成立，张即被追认为烈士，北京、天津、武汉等地设张自忠路。2009年，新中国60周年华诞，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又为之重立丰碑。

死生，人之大节也。将军在世时，不知曾经几死；其死后实又每日犹生，与国同在。痛哉！天不留其身，然其忠魂长在，壮我华夏。他如岳飞、如文天祥，是一位永彪青史的民族英雄。

刊于《北京文学》2019年第9期

“哥德巴赫”记忆

周 明

这样的“科学怪人”好不好采访？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发表后轰动一时，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常常被文学界和读者提及、谈论。

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在具体谈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创作与发表经过之前，有必要先讲讲当时的社会氛围，因为它们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互为因果的。

20世纪70年代末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依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拨乱反正，尤其是要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这个时代环境下，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智慧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

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深受鼓舞，大家干劲儿很足，自觉地想到了自己担当的责任和使命，遂决定结合文学创作积极参与这次重大科学活动。我们编辑部内部在开会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若没有知识，尤其是没有知识分子，怎么搞“四个现代化”？而作为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作品，比如重点选取这一领

域中先进的、典型的科学家作为对象，然后请有实力的作家来写一篇报告文学，既可借作品响应思想解放的号召，又可以呼吁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真实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展开了讨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样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就可以说有成功的把握了，否则很可能会失败。这当然就很费踌躇。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故事，即一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的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知悉后，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文革”中，陈景润慑于对他走所谓“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想要自杀。最终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时他将自己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复论证，刻苦钻研，悄然攻关，不事张扬。

他率先突破了这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坊间又传出许多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行为，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管怎样，我们决定先试一试。

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他发表在1962年《人民文学》上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创作事迹，在当时反响颇好。应该说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如果请他来写数学家陈景润，估计能写得很好。

于是我挂了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的诗人。时值1977年深秋，这年，诗人已63岁。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四人帮”垮台，他，

一个热情的歌者，焕发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声为祖国歌唱！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北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吧”。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怪人”好不好采访？

因此徐迟有些犹豫不定，只说进入采访后再决定吧。

果然，他抵达北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告诉我，他向一位老同志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和王南宁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专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十分信赖，什么心里话都跟他说，如同亲人一般，这是很难得的。在办公室，老李热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进门便和我们热情握手，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陈景润。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

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的事迹，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那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徐迟笑了，为了缓解气氛，便对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陈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说着，他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然后，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学术会议，并做45分钟的学术报告。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3000多人，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有两名，一个是日本学者，一个便是他自己。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院领导。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关切地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心他，他从内心里感激！

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